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  
第八回 夏宜樓第一 浴荷池女伴肆頑皮 慕花容仙郎馳遠日

詩云： 兩村姐妹一般嬌，同住溪邊隔小橋。  
相約彩蓮期早至，來遲罰取蕩輕橈。

又云：  
彩蓮欲去又逡巡，無語低頭各禱神。  
折得並頭應嫁早，不知佳兆屬何人。

又云：  
不識誰家女少年，半途來搭彩蓮船。  
盪舟懶用些須力，才到攀花卻佔先。

又云：  
彩蓮只唱彩蓮詞，莫向同儕浪語私。  
岸上有人閒處立，看花更看採花兒。

又云：  
人在花中不覺香，離花香氣遠相將。  
從中悟得勾郎法，只許郎看不近郎。

又云：  
姊妹朝來喚彩葉，新妝草草欠舒徐。  
雲鬟搖動渾鬆卻，歸去重教阿母梳。

這六首絕句，名為《彩蓮歌》，乃不肖兒時所作。共得十首，今去其四。凡作彩蓮詩者，都是借花以詠閨情，再沒有一首說著男子。又是借題以詠美人，並沒有說著丑婦。可見荷花不比別樣，只該是婦人彩，不該用男子摘；只該入美人之手，不該近丑婦之身。

世間可愛的花卉不知幾千百種，獨有荷花一件更比諸卉不同：不但多色，又且多姿；不但有香，又且有韻；不但娛神悅目，到後來變作蓮藕，又能解渴充饑。古人說她是「花之君子」，我又替她別取一號，叫做「花之美人」。這一種美人，不但在假紅倚翠、握雨攜雲的時節方才用得她著，竟是個荆釵裙布之妻，箕帚蘋蘩之婦，既可生男育女，又能宜室宜家。自少至老，沒有一日空閒、一時懶惰。開花放蕊的時節，是她當令之秋，那些好處都不消說得，只說她前乎此者與後乎此者。自從出水之際，就能點綴綠波，雅稱荷錢之號。未經發蕊之先，便可飲漱清香，無愧碧筒之譽。花瓣一落，早露蓮房。荷葉雖枯，猶能適用。這些妙處，雖是她的緒餘，卻也可矜可貴。比不得尋常花卉，不到開放之際，毫不覺其可親；一到花殘絮舞之後，就把她當了棄物。古人云：「弄花一年，看花十日。」

想到此處，都有些打算不來。獨有種荷栽藕，是椿極討便宜之事，所以將她比做美人。

我往時講一句笑話，人人都道可傳，如今說來請教看官，且看是與不是：但凡戲耍褻狎之事，都要帶些正經，方才可久。

盡有戲耍褻狎之中，做出正經事業來者。就如男於與婦人交媾，原不叫做正經，為什麼千古相傳，做了一件不朽之事？只因在戲耍褻狎裡面，生得兒子出來，綿百世之宗祧，存兩人之血脈，豈不是戲耍而有益於正，褻狎而無叛於經者乎！因說荷花，偶然及此，幸勿怪其饒舌。

如今敘說一篇奇話，因為從彩蓮而起，所以就將彩蓮一事做了引頭，省得在樹外尋根，到這移花接木的去處，兩邊合不著榫也。

元朝至正年間，浙江婺州府金華縣，有一位致仕的鄉紳，姓詹，號筆峰，官至徐州路總管之職。因早年得子二人，先後皆登仕路，故此急流勇退，把未盡之事付與兩位賢郎，終日飲酒賦詩為追陶仿謝之計。中年生得一女，小字嫻嫻，自幼喪母，俱是養娘撫育。詹公不肯輕易許配，因有兒子在朝，要他在仕籍裡面選一個青年未娶的，好等女兒受現成封誥。

這位小姐既有櫻桃豔李之姿，又有璞玉渾金之度，雖生在富貴之家，再不喜嬌妝豔飾，在人前賣弄娉婷。終日淡掃蛾眉，坐在蘭房，除女工繡作之外，只以讀書為事。詹公家范極嚴，內外男婦之間最有分別。家人所生之子，自十歲以上者就屏出二門之外，即有呼喚，亦不許擅入中堂，只立在階沿之下聽候使令。因女兒年近二八，未曾贅有東牀，恐怕她身子空閒，又苦於寂寞，未免要動懷春之念，就生個法子出來擾動她：把家人所生之女，有資性可教面目可觀者，選出十數名來，把女兒做了先生，每日教她寫字一張，識字幾個，使任事者既不寂寞，又不空閒，自然不生他想。哪裡知道，這位小姐原是端在不過的，不消父母防閒，她自己也會防閒。自己知道年已及笄，芳心易動，刻刻以懲邪遏欲為心。見父親要她授徒，正合著自家的意思，就將這些女伴認真教誨起來。

一日，時當盛夏，到處皆苦炎蒸。她家亭榭雖多，都有日光曬到，難於避暑。獨有高樓一所，甚是空曠，三面皆水，水裡皆種芙蕖，上有綠槐遮蔽，垂柳相攢，自清早以至黃昏，不漏一絲日色。古語云「夏不登樓」，獨有他這一樓偏宜於夏，所以詹公自題一匾，名曰「夏宜樓」。嫻嫻相中這一處，就對父親講了，搬進裡面去住。把兩間做書室，一間做臥房，寢食俱在其中，足跡不至樓下。

偶有一日，覺得身體困倦，走到房內去就寢。那些家人之女都是頑皮不過的，張得小姐去睡，就大家高興起來，要到池內彩荷花，又無舟楫可渡。內中有一個道：「總則沒有男人，怕什麼出身露體？何不脫了衣服，大家跳下水去，為彩荷花，又帶便洗個涼澡，省得身子煩熱，何等不妙！」這些女伴都是喜涼畏暑，連這一衫一褲都是勉強穿著的，巴不得脫去一刻，好受一刻的風涼。況有綠水紅蓮與她相映，只當是女伴裡面又增出許多女伴來，有什麼不好。就大家約定，要在脫衫的時節一齊脫衫，解褲的時節一齊解褲，省得先解先脫之人露出惹看的東西，為後解後脫之人所笑。果然不先不後，一齊解帶寬裳，做了個臨潼勝會，叫做「七國諸侯一同賽寶」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家笑個不住。脫完之後，又一同下水，倒把彩蓮做了末著，大家玩耍起來。也有摸魚賭勝的，也有沒水爭奇的，也有在葉上弄珠的，也有在花間吸露的，也有搭手並肩交相摩弄的，也有抱胸摟背互討便宜的，又有三三兩兩打做一團、假做吃醋拈酸之事的。

正在吵鬧之際，不想把嫻嫻驚醒，偏尋女使不見，只聽得一片笑聲，就悄悄爬下牀來。步出繡房一看，只見許多狡婢，無數頑徒，一個個赤身露體都浸在水中。看見小姐出來，哪一個不驚慌失色？上又上不來，下又下不去，都弄得進退無門。

嫻嫻恐怕呵叱得早，不免要激出事來，倒把身子縮進房去，佯為不知，好待她們上岸。直等衣服著完之後，方才喚上樓來，罰她一齊跪倒，說：「做婦女的人，全以廉恥為重，此事可做，將來何事不可為！」眾人都說：「老爺家法森嚴，並無男子敢進內室。侍得沒有男人，才敢如此。求小姐饒個初犯！」嫻嫻不肯輕恕，只分個首從出來。為從者一般吃打，只保得身有完膚；為首倡亂之人，直打得皮破血流才住。詹公聽見啼哭之聲，叫人問其所以，知道這番情節，也說打得極是，贊女兒教誨有方。

誰想不多幾日，就有男媒女妁上門來議親。所說之人，是個舊家子弟，姓瞿，名佑，字吉人，乃婺郡知名之士。一向原考得起，科舉新案又是他的領批。一面央人說親，一面備了盛禮，要拜在門下。嫻嫻左右之人，都說他俊俏不過，真是風流才子。詹公

只許收入門牆，把聯姻締好之事且模糊答應，說：

「兩個小兒在京，恐怕別有所許，故此不敢遽諾，且待秋闈放榜之後，再看機緣。」他這句話明明說世宦之家不肯招白衣女婿，要他中過之後才好聯姻的意思。翟吉人自恃才高，常以一甲自許，見他如此回復，就說：「這頭親事，拿定是我的，只遲得幾個日子。但叫媒婆致意小姐，求她安心樂意，打點做夫人。」嫻嫻聽見這句話，不勝之喜，說：「他沒有必售之才，如何拿得這樣穩？但願果然中得來，應了這句說話也好。」及至秋闈放榜，買張小錄一看，果然中了經魁。嫻嫻得意不過，知道自家的身子必歸此人，可謂終身有靠，巴不得他早些定局，好放下這條肚腸。怎奈新中的孝廉住在省城，定有幾時耽擱。

嫻嫻望了許久，並無音耗，就有許多疑慮出來。又不知是他來議婚父親不許，又不知是發達之後另娶豪門。從來女子的芳心，再使她動彈不得，一動之後，就不能復靜，少不得到愁攻病出而後止。一連疑了幾日，就不覺生起病來。怕人猜忌她，又不好說得，只是自疼自苦，連丫鬟面前也不敢嗟歎一句。

不想過了幾日，那個說親的媒婆又來致意她道：「翟相公回來了，知道小姐有恙，特地叫我來問安。叫你保重身子，好做夫人，不要心煩意亂。」嫻嫻聽見這句話，就吃了一大驚，心上思量道：「我自己生病，只有我自己得知，連貼身服事的人都不曉得。他從遠處回家，何由知道，竟著人間起安來？」躊躇了一會，就在媒婆面前再三掩飾，說：「我好好一個人，並沒有半毫災晦，為什麼沒緣沒故咒人生起病來？」媒婆道：

「小姐不要推調，他起先說你有病，我還不信。如今走進門來，看你這個模樣，果然瘦了許多，才說他講得不錯。」嫻嫻道：

「就使果然有病，他何由得知？」媒婆道：「不知什麼緣故，你心上的事體他件件曉得，就像同腸合肺的一般。不但心上如此，連你所行之事，沒有一件瞞得他。他的面顏你雖不曾見過，你的容貌他卻記得分明，對我說來，一毫不錯。想是你們兩個前生前世原是一對夫妻，故此不曾會面就預先曉得。」嫻嫻道：

「我做的事他既然知道，何不說出幾件來？」媒婆道：「只消說一件就夠你吃驚了。他說自己有神眼，遠近之事無一毫不見。某月某日，你曾睡在房中，竟有許多女伴都脫光了身子，下水去彩蓮，被你走出來看見，每人打了幾板，末後那一個更打得凶，這一件事可是真的麼？」嫻嫻道：「這等講來，都是我家內之人口嘴不好，把沒要緊的說話都傳將出去，所以他得知。哪裡是什麼夙緣，哪裡有什麼神眼！」媒婆道：「別樣的話傳得出去，你如今自家生病，又不曾告訴別人，難道也是傳出去的？況且那些女伴洗澡，他都親眼見過，說十個之中有幾個生得白，有幾個生得黑，又有幾個在黑白之間。還說有個披髮女子，面貌肌膚盡生得好，只可惜背脊上面有個碗大的瘡疤。

這句說話是真是假，合得著合不著？你去想就是了。」嫻嫻聽了這幾句，就不覺口呆目定，慌做一團，心上思量道：「若說我家門戶不謹，被人閃匿進來，他為什麼只看丫鬟，不來調戲小姐？何所聞而來，何所見而去？況且我家門禁最嚴，十歲之童都走進二門不得。他是何人，能夠到此？若說他是巧語花言，要騙我家的親事，為什麼信口講來，不見有一字差錯？這等看起來，定是有些夙緣。就未必親眼看見，也定有夢魂到此，所謂精靈不隔、神氣相通的緣故了。」想到此處，就愈加親熱起來，對著媒婆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親事不說，反叫你來見我？」媒婆道：「一來為小姐有恙，他放心不下，恐怕耽擱遲了，你要加出病來，故此叫我安慰一聲，省得小姐煩躁。二來說老爺的意思定要選個富貴東牀，他如今雖做孝廉，還怕不滿老爺之意，說來未必就允，求小姐自做主張，念他有夙世姻緣，一點精靈終日不離左右，也覺得可憐。萬一老爺不允，倒許了別家，他少不得為你而死。說他這條魂靈，在生的時節尚且一刻不離，你做的事情他件件知道；既死之後，豈肯把這條魂靈倒收了轉去？少不得死，跟著你，只怕你與那一位也過不出好日子來。不如死心塌地只是嫁他的好。」嫻嫻的意思原要嫁他，又聽了那些怪異之事，得了這番激切之言，一發牢上加牢，固上加固，絕無一毫轉念了。就回復媒婆道：「叫他放心，速速央人來說。老爺許了就罷，萬一不許，叫他進京之後，見我們大爺二爺，他兩個是憐才的人，自然肯許。」媒婆得了這句話，就去回復吉人。吉人大喜，即便央人說合，但不知可能就允。